

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講演錄

葉楚儉先生講

# 黨務實施上之問題

二十八年三月印

## 黨務實施上之問題

葉楚傖講

——廿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上午於黨政班——

本人講這個題目，事前沒有充分準備，恐怕所講的不能夠使各位滿意。準備工夫，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開首要同各位先說幾句，關於「準備」的話，作爲下文的序言；然後才說到國民黨對於宣傳方面怎樣準備，怎樣計劃，以及怎樣謀工作的發展。

無論做甚麼事情，有兩點必須注意：第一就是「準備」，第二，是怎樣在行動中解決問題。

第一、關於準備 失敗的預兆就是不事前準備，或準備而不充分。本人今天的講話，自己預料到不能使各位滿意，因爲事前沒有準備。準備是何等重要的一回事！我們做一點鐘的事情，應該有三點鐘的準備，必須等到準備好了再來做，才是最聰明的辦法。但是準備以後的工作就會不感到困難嗎？不，感到困難，還是不能避免的。然而爲什麼我們還要準備呢？我以爲所以要準備，至少有兩重意義：一則是已經準備總比毫無準備來得有把握



3 2173 8867 1

MG  
D693.70

829

2

黨務實施上之問題

1

，二則是有準備才對得住自己。所以凡做一件事情，總要有充分的準備才是。即就一件很小的事情來說，充分的準備還是必要的。「剃鬚子」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先用肥皂水措三分鐘以後再剃，那麼不到一分鐘就可將鬚子剃個乾淨；沒有那三分鐘的準備，立刻就動手剃起，恐怕三分鐘也剃不成功，幹得不好，還要流血。再假我們想出版「青年與宣傳」一本書，如果有充分的準備，寫出來的必定很精彩，很有價值；假使一點準備沒有，很匆忙地提筆就寫，那麼寫出來的什九都是糟粕，毫無可取；本來是打算寫給青年們看的，但是結果青年的老年的都不屑去看。這種文章，就只有用來覆誑了。準備的工作中，最首要的是時間上的準備。譬如預定在三月三十號出版一種書籍，以為可以等到最後兩天寫好，在三十號就可付印成書，但事實上是大謬不然，因為一本書的出版，關於材料，編制，印刷，運輸等等問題，決不是在幾天內所能解決的。因此必須預先將材料整理好，至少要在二十五號便能付印，最後幾天，才有出版的希望。只要有充分的時間，就可以有伸縮的餘地，一件工作才可以從容完成。這一點便是「準備」工作所賜予的。宣傳部深感於過去的準備工夫還是太少，所以今後應當特別努力準備工作，一般人都忽略了準備的重要

性，一切都疏於準備，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們應當在宣傳上加倍努力，把他糾正過來。能做準備工夫的人，必定具有非常的聰明才力，方能在準備的時候想到執行起來會有某種困難，因而預先設法解決，這才是處事的上策，因為在準備的時候，能夠安定地考慮。最不行的，是在行動以後，事物變化的紛亂當中，才來考慮解決困難。過去的人們，大都苟且偷安，凡事不去準備，因此一切工作，什麼都陷於失敗。我們要謀事業的成功，決非不事準備就可做到的。各人要切實做一番準備工夫，而後才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二、在行動中解決問題 行動之前，固然要有充分的準備，預先解決行動後所發生的問題，但問題的發生是無窮盡的，無論在行動之前與及行動之後，隨時隨地都會發生問題，也可以說，無論在任何一个時間任何一個空間裏，都會有問題發生，在一霎那之間，宇宙在千變萬化，此無限量之問題，實在是先宇宙而發生，後宇宙而滅絕。問題的發生既不可避免，所以在行動中間最主要的就是解決有意中的無意中的隨時隨地發生的問題。對於這一點，本人從前曾經發生很大的錯誤，并且自以為是，幾年當中得到的經驗，就是碰到一個問題，索性置之不理，等待時間一過，問題便消滅了，其實，問題能否自己消滅呢

？我們感到一部份的問題，確會自行潛伏，但這種一時的潛伏，決不是消滅問題，非但依然存在，並且到再發時更其嚴重，此種苟且儉安僥倖的心理，我們立大志做大事的人是不應該有的，經過好幾年，我才切實感到問題來了不去理他，反致加深以後的困難，因此得到一個寶貴的經驗，對於一個問題的處置，一反從前投機的態度，以為解決問題，越快越好。對於一個問題，在事先便能設法解決，那才是最聰明的。但如能問題一發生即予解決，也還不誤事。至於等到問題發生以後而不去設法解決，那就是最愚笨最下乘的了；此種辦法絕對不可採用，否則問題既不能解決，還滋生種種困難與危險！

各位是負有重責的，對於一切大小緩急的事物，都要在事前準備，能在行動中解決問題，普通事物如此，宣傳工作也如此。本人從事宣傳工作多年，感到宣傳方法未有進步，宣傳工作未收實效，悔痛之餘，才領悟到其中道理，貢獻出來，希望大家將來工作，不可犯同樣的錯誤。

現在黨裏面正在進行中的工作，關於宣傳方面的，有許多值得報告的地方，此種宣傳工作，正在嚴重關頭的當中進行着，而且無時無地不被危險的空氣範圍着。幹宣傳工作的

人，天天都有鬧出亂子使國家蒙其不利的可能，因此每逢一件工作，都是提心吊膽地去幹，尤其對於關係重大，富有時間性的一刻也不能釋然，其中有些時間性稍鬆的，也不免漸趨嚴重不能不預先解決。

關於今後的宣傳工作，可分經常的宣傳；戰地的宣傳，國際的宣傳三方面分別說明之。

第一、經常的宣傳 經常宣傳最重要的第一件是編纂「三民主義叢書」。大家以為這部三民主義叢書，最好就能很快地編印出來，但大家須要知道，這是一件最不易着手的。現在預定的計劃，分為兩個部門：一是三民主義叢書的專著，預備供學者研究參考的；一是通俗的寫作，以便作大衆普遍的宣傳。對於編纂，本人有一段深刻的經驗，從前江蘇籌備編纂江蘇通志，羅致的名流學者，都是當時在社會上被認為有相當的地位，長久的歷史，淵博的學問，精深的國學的。但是由他們擔任編纂，編了兩年半，竟沒有編出一頁的正稿，大家總以為這很可笑，其實并未言之過分，因為這些專家，都不親自動手，只想做老夫子，等探訪員送材料給他們校訂，結果別人沒有材料送來，他們自然交不出稿卷了。後來變通辦法，分門別類來做工夫，各人都負有專責，這似乎很有把握了，結果，稿件到是

寫出來了，但已經與原來計劃不相適合：原來定一個月寫好，後來三個月才交了卷，而且大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說話，攻人之長，隱己之短，互相詆駁，體例不一，費了兩年多寶貴的光陰，好幾萬元的代價，所得到的成績，是沒有編成！由此可見編纂一部書籍而沒有切實負責動筆起草的人，不能分工合作地去幹，是一輩子做不成的。所以我們今後要編輯三民主義叢書，就得到一個教訓：知道應該指定負責動筆的人，而對於一般名流有學問能文章對三民主義有深刻研究，在政治上有獨到見解的，都可聘任擔任審核的事宜。因為我們都是公務羈身，不能分心來專門著作，假使不能了解這一點，昧然地湊集一批忙人來擔任編輯工作，那麼工作的結果，也將同過去編纂江蘇通誌的故事一樣。所以擔任編輯的，一定要有專人負責搜集材料，自己動筆寫作，整理，這些工作人員，在事前便要妥為物色，否則冒昧的寫將出來，書要不得，倒不如沒有寫好。要物色寫作的人員，無疑地不能派那些身兼要職的甚麼委員會的委員來擔任，只能使他們擔任材料與內容的審核作最後的決定。負責編輯的人，應該除專任與委托或徵文的方式，訂出篇目，使各人按照要領去寫作，務求能盡量發揮其天才。對於他們要切實指示或補助，使能在預定的時間內交卷。編

輯者將稿件收集起來之後，再有系統地加一番整理，如此去做編輯，方不致徒勞無功。編輯雖能辦理妥善，還不能算是盡了出版的能事，編輯工作開始，便着手完成稿本，六個月以後，稿件都整理完竣了，這時便有兩重困難需要解決，一是印刷問題，一是運輸問題，要大量的印刷，就得耗費大量的紙張，現在紙張的來源感覺缺乏，紙價日漸高漲，印刷的費用因以特別昂貴，尤以重慶為甚。譬如印一本書在重慶需要兩元，在香港却只需五角。因此我們要大量地印刷，不能在重慶找印刷所，最好能在印刷費很經濟的地方去籌備印刷所，專門印刷宣傳的刊物，印刷問題解決了，還有運輸的問題，尤其在抗戰的現階段裏，運輸問題感到加倍的困難，因為郵局裏已經限制匯寄笨重的包裹，而公路的交通工具又不便用來運輸大量的印刷品，像青年團裏有書籍十餘萬冊不能運銷，這又使我們得到一個教訓：要想能充分的大規模的敏捷的分配印刷品，必須由政府設置特別運送印刷品的運輸站。如此，才能使印刷品流暢各地，收到文字宣傳的效果。現在要從事大規模的宣傳，此種運輸站之設立，實不容緩，實在說起來，運輸問題較之編輯與印刷問題，其重要性有過之無不及。譬如我們預計「三民主義叢書」可在六個月之內編完，過了六個月，便要設法印刷



成書，好容易等到出版了，還要設法運銷各地，印刷和運輸，都要費相當時日，由此可見一部三民主義叢書雖然可以在六個月內編好，但要等到印刷完善能夠暢銷各地，非再有六個月的努力不可，前後便要耗費一年的時間，於此若能先有準備，一面編纂，一面籌備印刷，運輸，就可以不及一年了。所以談到編纂工作，如果只注意怎樣編輯寫作，而忽略了印刷與運輸問題，結果不能推行，仍不免全功盡棄。除了印刷運輸之外，還有許多平常認為很微小的地方，也都有關係於全般的成敗，不可不加以注意！此後對於三民主義叢書的計劃，應該一面編輯，一面謀印刷運輸問題妥善的解決，這都是宣傳方面的基礎工作，不能有所偏廢的。這更明白地告訴我們，不但對於一件事情的本身先時準備，要設法解決，就是對於其他有連帶關係的問題，也要先時準備設法解決，所以要一件事情成功，須要看清他的連帶的條件，予以相機的處置，決不是頭腦簡單，目光短小便能成事的。

經常宣傳第二件重要工作，就是新聞事業，大家每天都看報，應該想到辦報是一件極繁重的事體，報紙是每天不可少的，同時也是一般留心社會的人士最重視的東西，報上所載的消息往往會影響整個社會，一件極渺小的事情或者議論在報上發表，往往會發生很大

的騷動或者危險，許多重大的事件，多半是從微小的地方產生出來，無意之中，常常造成無限的遺憾。譬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便是一個例子。所以辦報的人對於各方面的問題都應該愜密攷慮，雖在百忙之中，也不能稍有疏忽，而檢查工作更是艱困，記得從前在南京等處担任此項工作，時刻都在等待檢查所及各報的電話，電話是裝在床前的，愈是忙碌，越要特別留神，因為一點不小心，馬上就會出亂子，這是從事新聞工作的同志所當警惕的！

我們對於宣傳工作尤其是新聞事業格外重視，也許有些人不甚以為然，而要評擊我們說：「爲什麼本黨特別注重宣傳，只在消極方面想辦法，而在積極方面，表現却很少呢？」一般人的意思，以爲本黨工作應該在積極方面多多地表現一些，在消極方面的表現就宜少，殊不知消極工作較積極工作更爲重要，假使消極工作沒有相當的準備，便從事積極的工作，其結果必發生困難與危險。本黨多年來得到的教訓，就是過去消極工作還欠切實，要回頭來做一番消極的工作，才談得上積極的建設。將來各位回到機關裏，對於黨務工作，不可不注意消極的方面，雖然一般人每每不高興做消極的工作，但政府對於各方面的的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忽視的！新聞事業尤須注意於消極工作！

新聞的祕密性在戰時越顯得嚴重，政府應該實行新聞統制，就是設立新聞檢查所，對於檢查所各人也有不同的態度，有些人反對新聞檢查，同時有些人以為現時的新聞檢查還不夠嚴格，的確，新聞的檢查是很重要的，同時也是最繁瑣的，過去的檢查確是不夠，今後要收到新聞檢查的效果，最要的條件，就是要「檢查員的智慧，機敏，果決，判斷，推算，種種能力應該超過每個報館的總編輯」，這是一種理想，在目前還沒有辦法實現的，因為我們還不能僱到一個練編輯或具有總編輯的人物來當一個檢查員，因此，一般檢查員政治社會眼光都不夠遠大，在新聞上表現太少，這是確實的情形，新聞檢查也一件消極的工作，但消極的工作要比積極工作費更多的時間，因此對於新聞檢查的人員不可不多注意培養，縱許耗費若干時日，也是值得的。

各位同志當中，不少辦過日報，黨報或壁報的，今後對於新聞方面，應該改善新聞檢查的辦法，并且要糾正過去辦報的種種缺點，不管辦黨報或非黨報，都有亟應糾正的地方，簡單的說，黨員辦的報太少營業性，非黨員的報營業性又太多了。以黨報來說，在編輯方面還過得去，但在組織或者營業方面，却欠完善，老實說，國民黨從元年辦報以來直到

現在，始終所犯的毛病，就是缺少永遠的基礎，試看民元本黨在上海的報館不下七八家，頗有蓬蓬勃勃之勢，民二年便消聲匿跡，一掃而光，這是否受袁世凱的壓迫而停刊的呢？我以為倒不見得，在袁世凱氣燄最盛的時候，上海還有三四個黨報，但以後只有一個了，這因為黨報自身沒有永遠的基礎，整個報館的生命，寄託在某個人的身上，某人離開了，報館也就跟着關門，黨報一向缺乏永遠的基礎，受人事的影響太大，欲期其發展是難乎其難的，這種永遠的基礎直到民國廿七年還建立不起來，今後各位同志要下一個決心，確立黨報的基礎，訂下一個周密的計劃，在若干年內，達到某種程度，使黨報的基礎，不受任何影響而動搖，本人異常重視黨報事業，倘有辦報的同志，能夠不藉中央的資助，獨力經營，天天能夠辦出報來，我就要對這位同志表示無限的欽佩；假使所辦的黨報獲得善美的稱譽，能夠同當地的各種報紙并駕齊驅，並且有過之無不及，那麼，我更要對這位辦報的同志五體投地的拜服。

過去的黨報缺乏永久性，因為忽略了營業方面，不能與他種報紙平衡地發展，所以我們可以說，過去的黨報太不營業化，同時更感到，黨外的報紙太過營業化，為甚麼說太過

營業化呢？因為過去黨外的報紙，爲要迎合社會的心理，登載的多是富有誘惑味的新聞，於是報紙的銷路便形活躍，營業也就發達了，這種營業化在新聞紙上極度表現着，試看一張新聞紙上幾乎全是應有盡有的廣告，可以想到一家報館只就廣告的收入來說，確是很可觀的，因爲太偏重於營業化，便造成了畸形的發展，本來辦報的工作，編輯方面比營業方面更爲重要更有意義，編輯的材料應該合於理想，言論和主張也要有堅定的立場，但事實上適得其反，各種報紙似乎專是爲了營業而辦的，編輯部也似乎是爲了有營業部而設立的，以致編輯部要聽命於營業部，各報館爲要謀營業的發展，便互相競爭，標新立異，對於一段新聞選擇的標準，以營業的利益關係爲首要，而以國家的利害爲次要，因此某種消息應該嚴守祕密的，旁的報都不登載，而某報偏要登載，於是便會引起一般人特別注意，在報界的地位也就提高了，只要認爲可以增加營業收入的，不管小說稗史，無稽廣告，都毫無顧忌地大登特登，並且希望多出一次亂子，就好多出一個風頭，於是儘量播弄是非，滋生事端，使一般人們都感到不安，直接間接地使國家蒙受嚴重的影響。爲了營業化，而妨害國家的利益，我想應是一般真正的智識分子，以及頭腦清醒的人們所不應爲不願爲的！

從過去辦報的缺點——黨內的報紙太不營業化，而黨外的報紙又太營業化，得到兩點糾正的方法：（一）營業上已有充分發展的便要注意到編輯方面，編輯部要站在大衆利益的立場上代表國家代表社會說話，不要站在私人的立場代表報館，或者代表營業部說話，如此所登載的新聞才能在社會上發生良好的影響，予國家以莫大的利賴；（二）黨報方面太過注重編輯部的，要同時注意謀營業上的發展，所謂營業，并非一般人心目中的一味以賺錢爲目的的。我們所謂營業，有兩種意義：一方面靠着營業的收入，可以維持報紙的生命；另一方面，營業的發展，就是黨報力量的擴大，譬如一種黨報每天只能出版幾千份，是不會發生多大作用的，因此需要謀營業上的發展。如果每天出版增加到幾萬或者幾十萬份，那麼，黨報在社會上的權威也就增加無數倍的力量。過去在南京上海辦的黨報因爲營業不振而落到第三或第四位，以後我們辦黨報，必須編輯與營業兩方面并重，使黨報在社會上佔首席，那麼，我們的黨報，就可以代表黨的力量，成爲社會的權威者。

對於報紙的分配，在密度上很有應該注意的地方，我們深切感到的，在重慶有幾十家報館，每天都可看到各種大小的報紙，但在重慶以外的地方，就不易找到這許多報館。聽

說竟有一連好幾縣的極廣大的區域裏面，一種報紙也買不到的，這真不是一種好現象。只有重慶民衆才能接受抗戰宣傳嗎？還是只有重慶民衆才需要抗戰宣傳呢？各地民衆照樣需要而且要得非常迫切，但事實上所有的報館又都擠在一起，在密度上看起來，不能不說是一種畸形的發展，要補救這方面的缺陷，就要謀平均的發展，報紙正和糧食一樣，同是民衆們急切需要的。某地產米過剩，而某地却鬧災荒，我們就要將過剩的米運到災區裏面去發展，也可採用此種辦法，將過剩的移到最缺乏的地方去，一個地方的報紙出版太多，是沒有甚麼意思的，以重慶的報紙來說，一般都缺乏新材料，尤其是厲行新聞檢查以來，各報所載的消息大都是互相雷同的，看十種報也等於看一種報，其各個間的重要地位完全失掉了，我們的黨報，自然不能例外，內容也是很單調的，中央通訊社的消息幾乎充滿了整個的篇幅，這當然不能同別種報紙競爭。但如果能向外發展，各地報紙的分配都很均勻，黨報就得到一個轉機，而會欣欣向榮，我們要使黨報分佈各地，就要將全國劃分區域，依照區域的大小，需要的程度，分別辦頭等報或二等報，三等報，那麼，每一個地區裏，都配

置有相當的力量，對於到各地辦報的同志中央應該極力資助，或者獎勵，在重慶的報館也許不願遷到別的地方去；辦報的同志，也許不願到別的地方而要到重慶來，我們唯一的理由，是：在別的地方辦報，銷路不廣（也可以說找不到好主顧），營業不能發展，因此要到別的地方辦報，都不敢嘗試，這種說法，算得充足的理由嗎？假使有更正大更重要的理由，能克服這種說法，那麼，前述的理由就不成立，就應予取消，我們試想，除了重慶以外的地方，各地報館都寥若晨星，以重慶的文化程度來說，可算是相當發達了，但在重慶以外的地方，尤其是窮鄉僻壤裏，文化的程度着實可憐，民衆們的智識，離開水準線很遠，對於抗戰的認識，還待我們去啟發，一般辦報的同志們，都是具有政治眼光的，對於這大多數人的需要，豈可置之不顧？因此，我們必須踴躍地到重慶以外的地方去辦報，以救濟一般正在鬧着智識糧食恐慌的羣衆們，這個理由，比較更正大更重要，因此，我們應該鼓起勇氣，去謀報紙的平均發展，用「移民易粟」的辦法，以調整各地報館的密度。此種計劃，能否實現，尚不能預料，希望各位能夠貢獻更好的意見，以便使新聞事業，轉現一新的姿態。

經常的宣傳，除了編纂三民主義叢書，發展新聞事業之外，其餘的工作，如活動宣傳



，電影戲劇宣傳，佈置全國書報發行網等，都無暇細述了。

第二、戰地的宣傳 戰地的宣傳最重要的工具也是新聞，但新聞社的組織和工作人員的訓練更要嚴密，離開了嚴密的組織和訓練，在敵人的範圍內，是不能存在的，所以從事戰地宣傳的同志，必須經過特殊的訓練和縝密的組織，這種特別的組織和訓練不是等待現在才去着手，而是應在辦報開始以前就要進行，假使在出台之後才來準備，結果就會弄得不可收拾，對於工作人員的選擇，也有充分注意的必要，假使派去的人是當地很知名的，就不容易掩飾，引起多方面的注意，活動就感困難；假使派去的人不熟悉當地情形，與當地的人們未曾往來，素不相識，那麼活動的工作更不易入手，這都不適於做淪陷區域的宣傳工作，所以必須選擇當地的不大知名的人來加一番特殊的訓練，才能達到任務，但要在淪陷區域裏面從事此種組織與訓練的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應該在後方訓練以後，派回原籍工作，或者在淪陷前事先訓練一批特種人材，在當地埋伏起來，當地不幸淪陷了，便開始秘密宣傳的工作。

戰地宣傳是不能用普通方法來完成任務的，因此戰地的宣傳方法與平常的宣傳方法不

應相同，譬如某地發現一種報紙，此種報紙沒有一定的名稱，報館也沒有確定的地址，辦報的人物外間也不知道，這種奇怪的報紙，如此的辦法，要是在平時是絕不能博取人們的信仰的；但在戰地裏面，却是必要的手段，在戰區裏的宣傳，不能按照預定的計劃和標準。和平常一樣講究官樣文章，是行不通的，必須如 委員長所示的：「無論做甚麼事情，要能因人制宜，因時制宜，才是最妥善的辦法」。戰地宣傳工作，尤須注意及此。此外對於交通一面，電報和通訊網的設置也是不可少的，假使與外間不通音信，一切都失了聯絡，就會陷於隔絕的困境，不但沒有辦法出版報紙，恐怕連壁報也寫不出一張來。

戰地宣傳最重要的便是這些關於人才的組織，訓練，和交通上的問題。這幾點做到了，宣傳才能發生效果。假使不能做到，那就像在一間黑屋裏面胡亂地摸索，不但摸不到所要的東西，一不小心還要絆倒。倘若能在白天觀察清楚，到晚上去摸索，自必得心應手，而不會碰壁了。這就是說我們做一件事情，必須要有充分的準備。但現在還有不少的人們在暗中盲目地摸索，我們豈可跟着他們犯同樣錯誤，而不預先努力準備呢？

第三、國際宣傳 國際宣傳的工作，也須有特殊的機構。對於國際宣傳有三種不同的

方法：一種是使別人的機構發生於我有利的作用，一種是利用我方的人員做宣傳的工作，一種是用新聞記者來做宣傳的工作，國際宣傳處最看重的是第三種辦法：其實不及第一第二兩種辦法來得切實有效，這也是應該注意的一點，我想在最近六個月內必有相當的表現，尤其對於通訊聯絡，雖然未必就能組織起嚴密的新聞網，但至少能將各重要都市電線連接起來，是不成問題的。國際宣傳的三種方法以第一二種是最為巧妙。第一種辦法，是利  
 用別人宣傳的機構來替我們宣傳，譬如一段消息對於我們有利的，就用別人機構的名義登載出來。假使我們看到中央社和路透社對於某種新聞的說法大同小異，一般人便愈能相信，宣傳也就收到效果，這是通訊社或報館的相互利用，國家之間，也有同樣的作用，但却  
 是立於互惠的原則，今天替別人登載一種消息，起了相當的作用，明天別人也替我登載一段消息，也發生相當的作用，此種國際間的宣傳有莫大的力量。各國對於通訊宣傳，尤為重視。現在有在外國碰到素不相識的人，請求他給一個住址以便通訊，假使以後給他寄了一封信，他就把這封信看得比報上的新聞還要寶貴，更比普通的書信來得重要，在報上發表出來格外能取得社會人士的信任，外國的宣傳機關最看重新聞通訊，每個機關一天之中

發出去的信件有達五六百封的，第二種辦法是利用我方的人員做宣傳的工作，這是無論那一位同志都可以做到的，大家有朋友，同學，教師或家屬在國外的，應該儘量設法多多地通訊，只要每個人能夠寄出五封信，就會發生很大的宣傳作用，有人說：「一個人要是每天都能接到六封信，這人必不會飢寒」。現在我們可以說：「一個人要是每天都能有五封信寄往國外，就可算是一個國際宣傳的好手」。第三種辦法是靠新聞記者來做宣傳工作，因為新聞記者的數量有限，發生的效用遠不及第二種辦法來得廣大。

過去的宣傳機構與宣傳工作都不能令我們感到滿意，就是說我們的機構不適用於此種事業，甚至因為機構的不完善以致事業陷於停頓，但機構的改革也是一件困難的工作，譬如要改革宣傳的機構，我們主張怎樣整頓，怎樣刷新，一切計劃應有盡有，但我們反躬自問，宣傳部裏面的機構就可稱完善了嗎？宣傳部本身夠得上做一個宣傳部嗎？我們只要略加檢討，便可發現其中有不少缺點，以宣傳部整個的機構來說就是太行政化了，在裏面所有的工作人員的確是很忙碌的，但只是偏重機關行政方面，對於宣傳事業本身的工作反而趕不上來，即許事業創造出來了，對於事業的管理也未有周到的辦法。譬如設立廣播無線電

台，最重要的使命當然在廣播宣傳，而不是供茶餘酒後享樂的，無線電台的管理，時間是如何地寶貴，每一分鐘都應當有每一分鐘的代價，都應當能發生一分宣傳的效果，但過去的廣播是內容不甚充實，現在加緊管理，在時間上加以節制，以普遍的宣傳為最大目的，工作才有意義，發揮的力量才能偉大。對於語言上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管理的人員，須能懂得各種語言，否則語言上就感到極端的困難，大家知道電台裏如果收到的是廣東話，不懂廣東話的人就沒有辦法，所以應該有懂得廣東話的人來管理，同樣應該有懂得各種語言的人，用各種語言來播音或者接收各種語言的消息，才能做普遍的宣傳，各種語言的宣傳對於時間的配合，應特別注意，要同時作幾種語言的宣傳，在時間上便要妥為分配，假定每一種語言的宣傳需要十五分鐘，那麼，同時作國語，廣東話，福建話（或者英語，法語，日語，馬來語……）只要三種語言的宣傳，就要耗費四十五分鐘，可見在時間上應該力求經濟，所做的工作必須是最切實，最有意義的。

總之：有完善的宣傳機構，宣傳才能收效，我們的宣傳真正能收到效果，一切都有辦

法！

完

170  
4-1